文游台



在线投稿:http://tg.gytoday.cn　新闻热线:84683100　刊头题字:殷旭明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http://www.gytoday.cn

大雨来临前

□ 章双双

天灰蒙蒙的,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风包裹着我,一会往东一会往西,推着我走,我想我要是脚一蹬,双手展开,是会被吹上天去的。我经常梦见自己能飞,再高的地方我都去过,掉下来的那刻自己打个寒颤,又继续睡去。

稻谷被打下来后,老章就将稻草捆扎好竖在田里。稻草站满田地,像一个个士兵到了战场。几天后青色褪去,成了枯黄没有水气的干草。

我和老章一开口说话,话又被风推回了肚子,吞了下去,干脆就不说了。他把三四捆稻草为一匝,捆成更大的一匝,扛在肩上低着头往屋子走去。他太熟悉这条路了,闭着眼也能走到。我拖着一小匝稻草跟在老章身后,时不时偷个懒,走一会停一会。屋里厅堂堆满了干枯的稻草,越堆越高,最高的一处都抵到了北墙的横梁,只有门口摆放的是贴着地面的一匝,为了好走道留了一条路。踩在稻草上,脚下发出沙沙声。

田地头散落零零星星的粒粒稻谷,引来几只鸟在啄食。我看到一只鸟的翅膀被大风胡乱刮得左右摇晃,只要我不去赶,它就不会飞离,它拿这大风也没办法。跟稻草一般高的杂草早已经被镰刀割去了生命,趴在地上生长的杂草再过几天也会因犁地就成了下季的肥料;老水牛常年饲养着,终于等来效命的时候了。被稻草压着的那一块块田地都是湿漉漉的,我一旦拖走稻草,躲在下面的青蛙蛤蟆,还有其它叫不上来的小昆虫受到打扰,慌乱地各跑各的;今天我没空玩耍它们了,算它们走运。我现在要在大雨来临前帮老章搬回稻草。一遇到雨,稻草发霉就全废了。

老章说,稻草全部搬回去,天还不下雨,就带我去村口小店买冰棍。我说我要吃七个小矮人,有红色绿色蓝色的那种。

风越来越大,吹得木门吱呀吱呀响。风越过破角玻璃的窗户,经过厅堂,又卷起几根零碎的稻草,穿过南边窗户出去。稻草和路边的塑料袋一起在空中旋转起来,挂在了电线杆上。村人牵着牛从门口经过,牛悠闲地走着,鼻子里发出哼哼声,村人在后面催促着,抽着鞭子,怕是大雨要来了。

风吹得枣树枝干在瓦片上蹭得吱吱响,原本挂着的树皮彻底被风吹了下来,盖住了一群搬家的蚂蚁。靠在外墙的锄头和铁锹倒了,窗台的镰刀掉了下来。我把它们在地上敲一敲,把泥巴震下来,放回柴房的角落去。柴房闷热,一股夹着猪圈臭味的暖气向我扑来,我闻惯了这气味,尤其在闷热的夏季,我感觉到我衣服都臭了。

稻草全部搬进屋,风还在刮着。老章拴好后院门,在屋里漏水的下方放上盆,漏水点大的就放上水桶。以往出门都是把前院门掩着,今天看来不能了,大风会推开大门,把稻草吹上天的。老章把门环扣紧,拎着一捆汽水瓶向小店走去,汽水瓶可以用来抵钱。我身上的气味被风吹散了,趿拉着拖鞋跟在后面。

我拿了一根冰棍,老章买了一包烟。我边走边舔冰棍,老章边走边抽着烟,到了家,烟抽完了,冰棍还没被我舔完。雨还没下来,风始终没有停。

我坐在门口还有些发烫的石墩上,舔着我的冰棍。土路上的灰被风刮到冰棍上,稻草味也被风刮到冰棍上,这样一来,都被我吃进了肚子,故乡的一部分被我吃了下去,成了我的一滴血一两肉,我们分不开了。它们在我肚里生根发芽,让那刻之后的我永远有着牵挂。

老章抽了一把稻草去当火引子,在老灶生火做晚饭。烟囱冒出来的烟来回摆动,什么时候停、什么时候动,都是这场风说了算。刚见底的酸菜坛子被提到外面,等着大雨淋洗干净。我们在等待一场大雨来临。

一把葱究竟多少根

□ 刘志华

昨天中午做了白菜肉卷,白菜焯水后卷肉馅,蒸好后放在白色的盆子里,摆成花样,以枸杞点缀,美其名曰“百财聚来”,取财源滚滚之意。财源有没有滚滚而来不知道,倒是孩子吃得肚子圆滚滚的。白菜的清甜配合肉泥的鲜香,夏日吃来清爽而又可口。做完白菜肉卷后,还多半盆肉馅,于是准备晚上做肉多多花卷。

下午,我把面和好,然后用保鲜膜封起来。不多时,面已经发酵好了。夏天发面就是容易得多。二宝过来,问:“有什么可以帮忙的?”面发好了,肉馅也是现成的,就剩下包了。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让她做的,但是为了不打击她的劳动积极性,我突然想起还有葱花没有准备,于是便说:“到外面拔一把葱回来。”门口花坛里种了几株小葱,她是知道的。此时,我正忙着把发酵好的面团揉搓排气。二宝回来了,带回来三四根瘦弱的小葱。我失笑了,说:“小葱太少了。”“你说一把葱的,那究竟多少根?你告诉我。”二宝发挥理科生的严谨思维,勤学好问着。

天哪,一把葱究竟多少根?我其实也不知道,只是,按照平时做饭的惯性思维随口一说。既然有问题,还是要回答。“那就再拔十几根吧。”我犹疑着,十几根应该够了吧?“究竟十几?”二宝不依不饶,非要具体数字。“十五根。”我干脆地回答。反正肉馅里已有葱花,少一些葱花也无关大雅,本来撒葱花只是为了增香和色泽好看。

我继续揉面,然后擀面团,成为一大张面皮。二宝回来了,带回来一把小葱,我瞥了一眼,不用数,肯定是十五根,不多不少。加上之前的三四根小葱,总共有了二十来根小葱,勉强算是一小把。我把小葱洗净切碎,摊布完肉馅后,把葱花撒在面皮上。绿色的葱花,雪白的面皮,酱色的肉馅,煞是好看。

突然想起小时候,我也是这样执着于精准的表述。同学借我的童话书说看“一天”,一天之后,我就催着要她还书。妈妈让我去摘“两根”辣椒,我就真的摘两根辣椒回来,然后被一次次罚着去菜园。爸爸让我去倒“一点”水,我就真的倒一点点水,然后被爸爸戏称“呆瓜”。外婆让我去果篮里挑“三四只”梨子,我为究竟是挑三只还是四只梨子而苦恼。老师让我去办公室拿“几本”练习册,我也不知道究竟拿多少才算是几本。小孩子的想法很单纯,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黑就是黑,白就是白。

读书求学的时候,我们执着于精准的考试分数。如果老师偶尔多扣一两分,会愤愤不平暗自腹诽的。对于老师而言,看错题目判错一两分,没什么大不了。但对于我们小孩子而言,是极大的不公平。我们斤斤计较每一次考试,每一科的分数,甚至精准到0.5这样的小数点。在我们看来,89.5就是比89多0.5,关乎排名前后,关乎成绩高下。

青春少艾的时候,我们执着于精准的情感表达。喜欢就是喜欢,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爱恨要分明,恩怨要两清。要清清楚楚地倾诉,明明白白地表达。不要模棱两可,不要猜来猜去。一旦发现有分歧,我们急赤白脸地去争辩;一旦发现有误解,我们掏心掏肺地去澄清。我们以为只要沟通就能让别人明白自己,我们以为只要解释就不会出现矛盾。其实,无论是爱情的继续,还是友谊的维系,很多时候是取决于两个人是否同频。对于不同频的人而言,你的分享乐事是一种显摆,你的烦恼吐槽则是一种困扰。可是年轻的我们不懂,只知道全心全意地投入,掏心掏肺地付出。结果也许花好月圆,也许一别两宽;也许天从人愿,也许事与愿违。

其实,成年人的世界,哪有那么多精准。我们的生活早不是孩童时的泾渭分明,而是模糊一团。我们习惯用“大概”来预估事情发展,用“估计”来叙说工作进度,用“左右”来描绘空间,用“前后”来分辨时间,我们用“可能”来对待世事变化,我们用“无妨”来面对人情冷暖。

我们不再纠结一分一毫的得失,不再耿耿于一点一滴的付出,不再强求一成不变的圆满,不再奢望未来可期的肯定,不再遗憾舍与得的比例,不再苛责自己的平凡与庸碌,不再介意别人的否定或看见。毕竟,成熟就是褪去精准的执念,接受世事的模糊。用松弛来看待生活,用留余来接住无常,用弹性来接纳人生。

成年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:生活大概顺心,日子大致安稳。那些大概、大致,是禅宗说的空而不空,是儒家讲的凡事留余,是水墨丹青“留白生万象”的意境,是诗词里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余味,是园林里移步换景、曲径通幽的巧思,是天青色陶瓷杯里的那半杯清茗,是言语中的言外之意,是故事里的未完待续……

第一次坐火车

□ 董卫童

记得第一次坐火车,还是40多年前的事情。那时我们一行五人乘汽车来到南京,不仅没有买到去西安的卧铺,连坐票也只购到了三张。1300多公里的距离,当时的直快列车,也需时长近20个小时。三个座位我们轮流坐着,轮空的人只能站着,身体靠在椅背上,太累了,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,瘫坐在车厢的地板上。我们乘的是下午2点出发的那趟车,车厢里熙熙攘攘,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说话声、小孩哭闹声、列车广播声及车轮咕隆咕隆在轨道接口处的撞击声。车内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,各种刺鼻的烟味、汗臭味、食品味,呛得人头昏脑涨。每到一个站点,我们就像得到了一次解脱,赶紧下车,走到站台上,多吸几口新鲜的空气,摆摆腰腿,舒展一下站(坐)久了的身体。如遇到一些较大的站点,还可以在站台的水池上洗一把脸,冲一冲昏沉的头脑,间隔10多分钟,又要重新回到列车上。

由于坐车时间长,车上会出售一些盒饭,平均价格在0.3元/份,里面有一些青椒豆干或番茄炒蛋。好一点的需要0.5元/份,会有一些猪肉或鸡腿等。在那个年代,舍得买盒饭的人并不太多,一般都是在上车前自带一些干粮,或在站台的售卖点上买些五谷杂粮。当然也有一些常跑码头的,他们出手相对阔绰,到一个站点,会买一点当地的特产,如到了安徽宿州,会花两三元买一只符离集烧鸡,再配上两瓶啤酒,边吃边喝,整个车厢都散发着鸡肉的鲜美和啤酒的醇香。更有考究一点的人,会坐到餐车里点几个炒菜,吃顿旅行途中的“盛宴”。整个列车就像是一个移动的社会,一眼就能看出士农工商各个阶层。

列车在奔驰,夜幕降临,短途旅客多已下车,车厢里安静了许多。我们特别羡慕卧铺的旅客,即使是狭窄的空间,那也是一张能够躺下睡觉的床。硬座车厢里,靠在窗边的旅客,还能倚着窗框入睡,其它位置只能打个盹。夜里一点多钟,也是人最困乏的时间,过了郑州,我们找到两个已下车旅客空出的座位,四个人打牌消磨时间。我坐在靠近过道的位置上,“扑通”一声,一个颠簸让我从座位上跌了下来,引得同事和周围旅客哄堂大笑。到了凌晨3点,人实在困得不行。还是我们的老厂长有办法,他带了一块塑料布,摊铺在车厢地上,人从旁边钻进去,睡在了高度不足60公分的座椅底下。就这样,前后19个小时到达了西安。

如今列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从南京到西安只要5个小时左右,而且舒适、平稳,再也没有那些让人窒息的气味和纷乱嘈杂的噪音。

李尤(小小说)

□ 陈仁存

李尤在高邮城上有三个大出名,第一个是演《大劈棺》里的二百五,第二个是演《小二黑结婚》里的二孔明,第三个是演《王瞎子算命》里的王瞎子。后来他还在扬剧《十五贯》里演过娄阿鼠,五十岁还能够“原座穿凳”——娄阿鼠听到况钟说出“偷”字时,从凳子上后仰倒地,再从凳下钻出来,一跃坐回凳上——这是个绝活。他家住竺家小巷,原名李宗兆,李尤是艺名。不过,他演戏是业余的。县扬剧团有什么要演出,随邀随到。他瘦高个,戴着深度近视眼镜,背弯、腰弯、腿弯,三弯子体态非常入戏。那个年代,文娱活动丰富多彩,到处红旗飘扬,歌声嘹亮,操练出一大批业余演员,演技还都相当不错,吹拉弹唱的能人比比皆是。李尤的日常工作是在东大街合心糖烟酒店当门市部经理,手下三个女同胞。

合心烟酒店坐南朝北,正对面是草巷口,进了巷子就是澡堂子,斜对面原是毛家草坊的大院子,如今是搬运公司五中队——箩班。一群上了些年纪、吃杠棒饭的老哥们,有的跟李尤是发小,有的跟李尤认识也有多个年头。我们叫“李尤”,他们叫“宗兆”。

“宗兆,打二两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宗兆,今天没有带钱,先赊二两。”

“好的,不妨。想喝就打。”

这帮老哥们,在陶鲁隔壁的熏烧店切包猪头肉,或者花生米、烂蚕豆、卤干子,有的就着龇着两颗大牙、二分钱一只的卤兔子头,站在柜台旁边啃边喝。他们喝完柜台酒,一步三晃地“崴”进巷子。

国营烟酒店的散装白酒都是从城北米厂批发来的山芋干子酒,窖藏十年以上才叫得起“老陈酒”,需要厂长划条子。厂长杨福祥跟李尤既是发小又是“同台”哥们。李尤演戏,杨福祥唱高邮民歌,最出名的是《高邮西北乡》。李尤每月要批上百斤老陈酒,锁在自己的小保管室里,一坛子一坛子搬到柜台上,由他自己亲手打给这帮老哥们,永远是四分钱一端子(一两)。老陈酒颜色微微泛黄,醇香,后劲足。多年来老哥们喝惯了这种老陈酒,一口吱下去,齿颊留香,润到嗓子眼,浑身通坦,能像书场上说的“醉倒西江月下”,神仙御酒都不换。他们号称“李尤牌老陈酒”。

有一年金秋十月,商业、供销系统在三垛开商品展销会,糖烟酒公司派李尤和光明门市部的居萍、运河门市部的顾小丽去参加。两位女子三十出头,天生丽质,也都是县扬剧团的业余演员。晚上三个人住在国营三垛招待所。李尤睡东一间,两个女同志睡西一间。睡到半夜,两个女的喊害怕。因为听外头传说三垛招待所有鬼作怪。也是的,招待所后面是一道木头桥,前面是一条河,一眼望不到边的黄茅荻子,风吹草动,呼呼咋响。院子虽然很大,是砖头竖立着铺的,隐晦潮湿。极恐惧之时才把李尤叫过来,让他睡对过一张床。李尤当时也没有多想就过来了。可是刚睡下,两个人又喊害怕。李尤说:“我们不如起来打扑克。”于是三人打扑克到天亮。

糖烟酒公司政工科赵科长,从部队转业,是一位非常讲原则的人,凡事总爱抓住不放。老李尤跟女同志同睡一个房间的故事,本作为笑话风传到他耳朵里的,可他却“上纲上线”了。一个星期里,李尤天天坐在政工科,交代作风问题。一天不交代清楚,一天不许回门市部上班。赵科长说:“李尤就是老油子。”还拍了几回桌子。李尤呢,你说我是老油子,我就是老油子,交代来交代去,就一句话:“我老头子什么都没有做。”赵科长说:“我看你是娄阿鼠问卦——做贼心虚。”

在办公室里,大家要李尤表演《王瞎子算命》。李尤要来一把二胡,自拉自唱:“你姑娘二九一十单八春,三月初三黄昏戌时生,生的那年闰八月,一年双交两个春……你姑娘要把喜星动,是茶壶碰酒盅,抓住个媒人不要放松,乖乖保证一谈就成功……”眼珠子在眼镜片里眨巴眨巴,还翻白仁,很贼。“戏”惊四座,将人逗乐,这是李尤一生最大的本领。唯有打字员小陆当时觉得特反感、堵心,如芒在背,因为她三十有三,还是待字闺中,怀疑李尤确有所指,大家也都在拿自己取笑。回到家,要求当一把手经理的老爸,令他们将李尤放回去。

合心烟酒店被箩班的老哥们围堵上,吵的吵,骂的骂。李尤在公司交代作风问题,营业员小吴临时代职。她在李尤牌老陈酒里掺水。你还真别小瞧这帮老哥们,莫说掺一斤半斤,就是掺一滴水进去,他们也能咂摸得出来。他们因为喝不出李尤牌老陈酒味道,寡淡得像淘米水,而怒不可遏,一口喷到小吴的脸上。龙大头提议:“明天我们一起到他们公司,找他们陆经理去!”

说话时,李尤回来了。